



□ 朱 朱

旭日东升,开启一天朝气蓬勃的新起点;夕阳余晖,同样能够保持朝阳本色,续写大美新篇章。在浦东唐镇,从退休老党员严国芳身上,我们感受到了老骥伏枥、公益不止的大爱之美。

年轻时,以努力工作为幸福;退休后,以志愿公益为快乐。无论是与老人交谈,还是从社区左邻右舍的评价中,我们都能感受到她的这样一种心境。2002年,严国芳老人光荣退休。忙碌了一辈子,本可以选择与后辈团聚,享受天伦之乐;也可以旅游健身,颐养天年。但作为一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,她却选择了把志愿服务作为退休生活的新起点,为爱心奔走忙碌、为公益乐此不疲:她先后投身“老伙伴”、社区教育老师、理发等多项志愿服务项目,葆有一颗退休不退志、退休不退责、退休不褪色的初心和志愿无休止的热心。

作为一名退休老人,她本该由后辈来照料自己的晚年生活,但她却选择了与公益结缘,积极参与居委会组织的“老伙伴”计划,成为了一名志愿者,主动认领担负起了陪伴照料与自己非亲非故的社区老人的职责。疾病和孤独是老年人最大的“痛点”,而陪护是最好的良方,这是她在多年的公益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经验。她负责关爱的孙志杰是一位孤寡老人,因患严重关节炎不能独自下楼,特别到了晚上是最孤独、最难熬的时候,她



□ 吴永耀

前些日子看《地久天长》,剧终灯亮时看到观众有一半是中老年朋友。不少人还沉浸于剧情中,边走边对剧中人物命运议论不止。同样,前年《芳华》上映也引起不少中老年观众共鸣。而同时期上座率奇高的《战狼2》倒没有获得中老年观众那么高的关注度。

《地久天长》和《芳华》为什么会受到中老年观众的喜欢?

先说《地久天长》,影片叙述了刘耀军、王丽云夫妻三次失子的痛苦过程,第一次是缘于计划生育政策被打胎;第二次是独子意外溺水死亡;第三次是养子知道非血缘关系后出走,中间伴随着下岗迁家创业讨生活的艰辛。

而《芳华》中刘峰和何小萍的人生经历显得跌宕起伏:那个年代的学雷锋标兵刘峰,本着纯朴善良的初心,逢人做好事,脏活累活抢着干。当然活雷锋也有七情六欲,只为了表达对林丁丁的爱慕之情,一个拥抱,以作风问题被调离文工团,发配到边疆。一场战争,还是出于善良救战友,失了右臂又成为战斗英雄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,尽管本性善良的刘峰努力去适应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,但性格注定他的失意。而何小萍因生父的成分,从小倍受欺负。进了文工团,仍然逃不出歧视和嘲笑的境遇。刘峰的善待,让自卑的她感受到世间温暖。由于回报刘峰的“滴水之恩”,她也被发配边疆。还是那场战争,一次为掩护17岁重伤员的善良之举,幸运地成为战斗英雄,却意外地成了精神病人。

两部电影尽管展示了剧中人物历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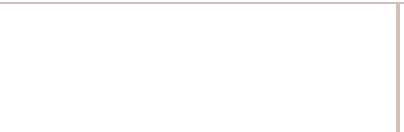
与公益结缘

把老人当亲人,坚持在晚饭后去探望、陪伴她,与她聊天拉家常、谈时事、忆光阴,常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;逢年过节还给老人送上自己亲手做的汤圆、馅饼、粽子,让老人有了家的温暖。老人常常情不自禁地以歌声表达感激!

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;请人吃饭,不如授人知识。这是老严在多年公益实践中的独特理解。在志愿公益岗位上,除了主动陪伴照料孤独老人,她还担任了居委会读书读报的志愿授课老师。她时常把阅读过的资料进行梳理,把有关内容编成教材,定期为社区老人免费授课,很受老年人的青睐。

严国芳老人在志愿公益的舞台上,担任的角色很多,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很精彩。而在唐镇,最为老百姓所称道的是她长期坚持为群众义务理发。

她每周总是把公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:周三到东唐苑居委“为民理发点”服务,周五到金唐公寓免费理发,并隔三差五地到瀚盛、唐人苑、鑫唐佳苑、唐欣苑等小区为身残体弱、重病卧床、行动不便的老人服务。还有那些主动寻上门的老人和儿童,不分男女老少、不分户籍,都是她的服务对象,年龄最大的90多岁,最小的才二三个月。据不完全统计,自2003年以来,老严累计义务理发3万余人次,还为100余位走到人生终点的老人上门、上医院理“临终关怀发”,让他们既安详又有尊严地离开世界。提起老严,曹展荣的老伴



逢人就说:“老严真是个热心人,谁家有困难都愿意找她。她给我们小区好多居民理过发,从来不收钱。多少年了啊,实在不容易啊!”

是的,做公益,一天两天可以,一年两年也不算太难,但她作为一个退休老人,退休之后一直坚持了十几年,而且自己还身患糖尿病、高血压,真的是太不容易了!

刚退休时,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老严有个庄严的承诺:“我要把有限的余热奉献给党的事业。”对于“奉献”二字,老严始终有着自己的理解:无条件地给予,不索要回报。退休后十几年的公益之路,她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,诠释了自己对奉献真谛的理解,也在服务他人、快乐自己中续写了最美正当夕阳红的新篇章!



篆刻 陆康 作



□ 詹超音

聚会的日子,越来越近了。

每天点开群,会有更新过的图表,中间的数字在递减。表框很漂亮,因为里面是喜庆的数字。等成为单数,五十年未见的中学同学碰头就真的快了。

还没见面,我就觉得一群中国式大叔大妈在等着,爱热闹,行事如风,泛的是同窗情趣。

写作让我养成了观察人物的习惯,在探究聚会前的心理活动——为何兴奋?

这是一种活着的兴奋,夕阳人的心态。

人从哭闹起始,应嬉笑而终。孩儿的哭闹是为了嬉笑,我们的嬉笑是为了忘记哭闹。而同学相聚,只产生嬉笑。

另,三世同窗,不曾对眼,更不存在对话。人生还没有完,总算可以面对直白,曾是癞蛤蟆,曾是灰姑娘。

大叔染了发,大妈扑了粉,防止吓坏同窗。没人能重现青春,但可以蒙蒙老眼。一切都为了好让大家辨认,得一句:“你还那样!”

都清楚,美已从容颜移到了心灵,要到那地去找寻。

约定的日子,桃花早就谢了,果子刚刚成形。花看不到,果吃不着,于是,只有臆想,想得美。



每临清明冬至祭日,我会在亡母遗像前点上三炷香。相框里的母亲是中年容貌,齐颌的短发,清瘦的脸庞,平和的神态,穿一件斜襟格子布衫。那是一张从她当年工作证上揭下扫描后放大的照片。母亲晚年已无法拍一张可以作为纪念的容颜照,因为,那时老人家已患阿尔茨海默症,形容枯槁。

母亲生养我兄弟姐妹七个。她家里家外忙得像只陀螺,少有停歇的时刻。每天天不亮挎着一只大竹篮奔菜场,买回一家十口的菜蔬,交代祖母后,扒拉一口泡饭便去上班。母亲生前就职天山饭店,她的岗位是消毒间,洗刷碗筷,论工种她是属于没有技术的辅助工。辅助工的母亲却是饭店后厨的“百搭”,切配菜上少人,她顶岗配菜,速度赶上专业师傅,深得灶上大厨的赞赏。机面房缺人,她去制作切面。端午供应粽子,她一人能抵三人的包扎量,自然抽调去加班。那年月,下班后还要安排职工政治学习,职工十有八九借机养神。此刻的母亲还不得闲,她躲在人家身后,掏出包包里的私活,不是纳鞋底就是织毛线。

饭店工作做两头班,午餐供应完后,有两个多小时的午休。下午四点半再接着上班,好在单位离家近。这空当母亲还得奔回家忙家务,一家老少的穿着等着她去缝制。夏天来临,给孩子们裁衬衫缝短裤。冬天来临,做棉鞋套棉袄。晚上九点她下班回家,我已入梦乡。一觉醒来,听见外屋嗒嗒的缝纫机声,只见灯光下的母亲伏案忙碌。遇上休息日,儿女们还没和母亲聊上两句闲话,就见她歪靠在椅子上睡着了。

母亲嗒嗒的缝纫机声换来我们兄弟姐妹的衣着齐整,哪怕是衣服打补丁,那补丁也补得有模有样。在母亲没日没夜的劳碌中,七兄妹长大成人。该让母亲喘口气了,可还是不能。大哥成家后分灶,母亲臂上又多了一只菜篮,她要买回两家的菜,还要跨过门槛烧两家的锅,让孙子孙女中午放学能吃上饭。我在外地剧团工作时,母亲知道我练功换衣勤,每年的初夏总有一个邮包寄去。邮包里有母亲特为裁制的宽松型平角裤和布底鞋,还夹有两袋当年紧俏的麦乳精。大弟在皖南工作,孩子还不到上托儿所的年龄,母亲丢下家里一大摊活,赶到山里去照料。小妹生孩子嫌婆婆服侍不周,竟然破了本地人家女儿不能回娘家坐月子的习俗,回家休产假,母亲也无怨无悔。

我当年每次探亲返回时,必乘早晨六点的那趟北上列车,从家出发必须赶上4:45的公交头班车。母亲总会在我起床那一刻,端上一碗铺了两只鸡蛋的面条,让我吃饱了再上路。我拧不过母亲送我出家门,只要我回头,母亲那瘦弱的身影总还停留在那昏黄的路灯下……

母亲81岁辞世。她老人家最后12年是卧床的植物人。了解母亲的熟人都曾询问:“你母亲是否年轻时太能干,脑子用过头了,晚年才落下病症?”我答不上来。母亲苟延的岁月里,我每每去程家桥阿尔茨海默症收容院探视,望着木呆无语的母亲,一腔哀怨涌心头:上苍不怜我的娘啊!

